

# 韩汉外来语范畴及类型对比研究

韓容洙\* · 劉俊芳\*\*

## <目次>

1. 序言
2. 韩汉外来语的范畴界定对比
  - 2.1 韩汉外来语的定义
  - 2.2 韩语的外来语范畴界定
  - 2.3 汉语的外来语范畴界定
3. 韩汉外来语类型对比
  - 3.1 韩汉外来语的纯音译词对比
  - 3.2 韩汉外来语的音译意译结合词对比
4. 结语

## 1. 序言

韩中两国吸收借用别的国家民族语言的现象很早就出现了。韩语较早的语言借用应该是从古代到中世对中国汉字的借用。汉语从其他民族语言中引入外来语的历史可能要追溯到先秦时期。据考证,“牙”、“贝”、“巫”等词很有可能是远古时期汉语从其他民族语言中借用来的,先秦古书也有一些难以索解的词语被有的学者解释为音译的外来词。<sup>1)</sup>但是两国对于外来语进行专门的科学研究始于近代,而两国开始对外来语概念进行正式的系统研究时期大致可以锁定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

\* (通讯作者)東國大學-首尔, 中语中文学科 教授.

\*\* (第一作者)東國大學 中语中文学科 大学院 硕士修了.

1) 徐文堪,《外来语古今谈》,语文出版社,2005, pp.8-12.

韩国方面较早的是由李克鲁(1935)提出的, 外来语和外国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原则上说, 当别国的语言进入本国语言时被同化的那些才能称为外来语。<sup>2)</sup> 之后又有殷武严(1936)对外来语的作用表示肯定, 认为外来语可以补充本国语言的不足并且丰富本国的语汇, 应对它们采取积极接纳的态度。<sup>3)</sup> 韩国的第一部外来语词典是이종극(1937)的《모던 조선 외래어 사전》, 该词典有一千多页, 收录了一万两千个外来语词条。

中国方面对外来语概念的正式提出的年代与韩国相当, 陈望道先后在《关于大众语文的建设》(1934)和《文法革新问题答客问》(1940)年中讨论了外来语的概念并举出“冰淇淋、摩登、苜蓿、葡萄”等外来语的例词。中国第一部正式以“外来语”命名的词典是由胡行之编著, 于1936年出版的《外来语词典》。

在韩中的词典中都有对外来语的释义, 然而不论是韩语的外来语还是汉语的外来语, 它们的定义和范畴并不像词典里的释义那么一目了然。外来语的范畴界定在韩中学术界都还是一个争论不休、尚无定论的问题。这大概也是外来语词典编著工作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停滞不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笔者从计划对韩中外来语进行对比研究之日起, 就一直试图找到韩中两国收录外来语比较全面且具有权威的词典, 然而搜寻的结果不容乐观。80年代, 韩国具有权威的一本外来语词典是《외래어사전》(韓國校閱記者會), 出版时间是1987年。中国的情形也差不多, 最近的一本也是1984年出版的《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从90年代至今20多年间, 韩中两国在经济文化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巨大的发展, 全球化的合作更使得语言上的交流日益活跃, 韩语和汉语涌现了大量的外来语, 虽然时间再近一些的词典也收录了一部分新出现的外来语, 如韩国자유평론사1998年出版的《외래어사전》, 中国的由岑麒祥编著商务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汉语外来词词典》, 此书和前面提到的84年出版的那本实际的收集编写工作早在文革之前就开始了, 可见其中的内容比实际出版时间更为久远, 而且十多年又过去了, 如今对这些外来语做出全面整理且与时俱进的词典尚未发现。辞书的编写工

2) 이극노, <외래어 표기에 대하여>, 《한글》, Vol.3, No.6, 한글학회, 1935, pp.53-70, 参考.

3) 은무암, <외래어 처리 문제>, 《한글》, Vol.4 No.8, 한글학회, 1936, pp.22-25, 参考.

作相对滞后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来是由于外来语的范畴界定并未达成广泛共识，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二来是由于外来语每年都在不断增加，而它们的使用频度和存在的合理性都还有待检验和考证。

本文试图在对汉韩外来语范畴界定的众多争论中找到平衡点，发掘有哪些从外国语言中吸取的词可以当作外来语要研究，并对它们的类型作出整理和分析。关于类型的分析，本文将主要针对范畴较清晰且比较性较明确的两类进行分析，即纯音译外来语和音译与意译相结合的外来语，从而比较两国外来语的同异。

## 2. 韩汉外来语的范畴界定对比

### 2.1 韩汉外来语的定义

在韩国的《국어대사전》中，对外来语的解释是从外国传入，在本国语言中被熟练运用的话，即国语化的外国语，也叫차용어(借用语)、들온말。<sup>4)</sup>

在中国的《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里对“外来语”的释义是：从别的语言吸收来的词语。

正如我们序言中提到的那样，字典里对外来语的定义看似清晰了然，但在实际中要判断某些词是否属于外来语范畴并不太容易，因此我们只能参照定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 2.2 韩语的外来语范畴界定

对韩语的外来语的范畴进行界定，首先得弄清“外来语”、“借用语”、“归化

4) “외국으로부터 들어 온 말이 국어에 파고들어 익게 쓰여 지는 말. 곧, 국어화한 외국어, 차용어. 들온말.” 이희승, 《국어대사전》, 민중서림, 1998, p.2660.

语”、“外国语”之间的关系。

韩语学界存在两派比较鲜明的观点，一派是将借用语定义为外来语的下属概念，另一派是将外来语定位成从属于借用语的范畴。

### 2.2.1 认为借用语从属于外来语的观点

这一派我们以金敏洙(1973)的观点为例，他在说明广义的外来语和狭义的外来语时就曾指出，广义的外来语包括外国语、借用语和归化语；狭义的外来语指的就是借用语。<sup>5)</sup> 根据他的主张，我们可以把几者的关系整理如下：

韩 语	① 广 义 外 来 语	外国语
		借用语(狭义外来语)
		归化语(汉字语)
② 固 有 语(本来语)		

根据此表，我们可以知道他把外来语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外国语，指的是在读音和意义上都保留外国语原貌的词；第二类是读音或形态等方面经过韩语同化而产生了一些变化的借用语，也就是狭义上所指的真正的外来语。第三类是归化语，这里的归化语主要指汉字语，当然也包括少数从别的国家借来的词，如，“고무(gomu)”(荷兰语)，‘담포(lamp)’(英语)，‘구두(クツ)’(日语)等。归化语的特点是，基本摆脱了外国语的原貌，像固有语一样长期使用，一般人几乎意识不到那是从外国语中来的。

笔者认为金敏洙的这个分类有一定的合理性，是韩国普遍接受的对外来语的定义，也符合词典里的释义，从外国进入到韩语中的语言，被人熟知并使用，即

5) 김민수, 《국어정책론》, 고대 출판부, 1973, p.107, 参考.

被韩语化的外国语。这里所谓的国语化指的是在音韵、形态、意义方面被韩语自身语言系统所同化。按照这个定义，汉字语(한자어)当然也属于从中国来的外来语，可以被称为广义上的外来语。只不过由于汉字语在韩语中占的58.5%，而且传入已久，人们使用时已经感觉不到有外语的色彩，而且韩国现在使用的汉字语不仅仅是从中国传入的，还有本国用汉字自创的词语(有必要另行分类，见下一节)，还有从日本传入的日源汉字词，因此把它们与其它的外来语分开是很有必要的。还有一类外国语，比如纯字母词，虽然在日常使用，可以是广义上的外来语，但在读音、形态、意义上都保持原汁原味，我们就可以将它看成外国语。其余的便可称作真正的外来语，即狭义的外来语。

然而这个分类也存在着问题，此表中借用语和外国语以及归化语属于同级的关系，同属于广义外来语，那它们之间就存在互补的关系。但是外国语和归化语都是从外国语言中借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它们也可以叫借用语，这样一来整个从属关系的显得矛盾了。在英语中，借用被看成“类概念”，而外来语被看成“种概念”，即外来语属于借用中的一个子类。

### 2.2.2 认为外来语从属于借用语的观点

这一派的主张是以借用语为类概念，其中包括外来语和归化语，持此观点的代表是李德浩。由此观点可以整理出来的关系如下表<sup>6)</sup>：

韩 语	① 借 用 语	外 来 语	西欧语系外来语
			蒙古语系外来语
			日语系外来语
			中国语系外来语
			梵语系外来语
		归 化 语	西欧语系归化语
			梵语系归化语
			蒙古语系归化语

6) 이덕호, <언어 차용에 관한 연구 -우리나라 외래어 연구의 역사와 외래 어휘의 분류와 정의 문제->, 《한글》, Vol.-No.169, 한글학회, 1980, pp.221-261.

			汉字语系归化语
			② 固有语

此分类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外来语和归化语都是从别国的语言借来的，字面上称为借用语是可以的，但是若再细分下去就成问题。首先语系的划分还存在着争议，表中所例举的几个语系并不完全，因为韩语的外来语除了来自这几个语系，也有可能来自其它语系。其次韩语的外来语中“二重”、“三重”外来语颇多<sup>7)</sup>，比如，“자스민”这个词，貌似是从英语的“jasmine”音译而来，但实际上这个英语单词也是从波斯语中借来的，<sup>8)</sup> 还有佛教的一些词汇，表面上看是从汉语中借来的，但这些汉语词语却也是从印度借来的。如此种种，要把它们归为表中的某一类，并不是件太容易的事。

综合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将这两派作些调整与融合，会更为妥当。

韩语	① 借用语	外语(纯字母)
		外来语
		归化语(汉字语)
		韩汉混合语
	② 固有语(本来语)	

凡是存在借用的都归入借用语，其中读音、形态、意义等没有被同化的是外国语，用纯字母表示而且表达的意思也是外语的意思的词都可以归为外国语；汉字语是归化语；剩下的是外来语，无论是音译，意译，还是外语音译加韩语，还是外语音译加汉字语，都可归到这一类中。笔者在这里加了一类“韩汉混合语”，比如“손목시계”就可以归到这一类里，原因是这类词里含有借用的归化语(汉字语)成

7) 庸周, <한국의래어의 특징과 고유어와의 상호작용(상(上))>, 《한국어교육학회지》, 1964(9), p.98, 参考.

8) 同上.

分, 不属于单纯的汉字语, 也不属于单纯的固有语, 又没有外来语的成分, 所以有必要将它单独归一类。韩国利用汉字并且在不受其他外国语影响之下创造的一些词, 如“감기”、“월세”、“식구”等词都可以归类到韩汉混合语当中。

## 2.3 汉语的外来语范畴界定

### 2.3.1 关于“外来语”、“外来词”、“借词”的术语纷争

与韩国相比, 中国学界对从外国语言中借入的词语的命名更是五花八门。分别有唐朝开始使用的“译语”和“译名”, 有“外来语”(章太炎), 有“借入语”(K.Hemeling), “借用语”(胡以鲁), 还有“借字”(罗常培), 等等。在众多术语中, 使用最多的是“外来词”, “外来语”和“借词”。《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只收录了“外来语”和“借词”这两个词条, “借词”的释义比“外来语”的释义要简单得多, 而且“借词”的释义之后还注明参看1336页【外来语】, 可见在此概念上, 词典编写者是以“外来语”为中心的。然而在学术论文中, “外来词”比“外来语”更常用, 这就是本文的许多引用部分, 频繁出现“外来词”的原因。在2014年4月21日, 笔者各以“篇名”和“全文”为检索项在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 “外来词”、“外来语”、“借词”所辖文章情况如下:

术语	篇数(篇名检索)	篇数(全文检索)
外来词	1071	9439
外来语	634	7744
借词	817	8546

由检索结果可见, “借词”的使用率少于“外来词”, 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正如史有为先生曾推测的那样, “各种‘现代汉语’教材也许考虑到避免‘借词’和‘介词’同音, 也以‘外来词’作为推荐性术语使用。”<sup>9)</sup>

至于“外来词”比“外来语”使用的次数多，而且增加幅度也大得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些论文都是50年代后期发表的，受中国语言学东学西渐的影响，“词”的概念逐步确立，“外来词”这一术语在学术界逐渐被广泛使用。史有为在《汉语外来词》一书中讲到，50年代中叶，国内有些学者(如高名凯、刘正琰)有感于“外来语”一词与汉语其他用“-词”结尾的词汇学术语不协调，酝酿修改，并于1958年正式使用“外来词”一名。由于“外来词”名称较合理、符合汉人习惯而被广泛接受，逐渐扩大了使用范围，替代了多数场合使用的“外来语”，成为主要形式之一。<sup>10)</sup>

然而，值得商榷的是在所谓的“正式使用”之后，“外来语”一词的使用并未终止，说明并未完全达成共识。另外所谓的“符合汉人的习惯”中的“汉人”应该是现代汉人吧。因为在“词”作为“语言里最小的、可以自由运用的单位”这一概念也是在引进印欧语系的“词”的概念才有的。虽然词的概念和划分词类被广泛接受并作为主流存在于现代汉语的语法分析中，但是还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如以赵元任为首的一批主张字本位的学者就认为“字”才是汉语的中心主题，字是汉语结构的核心和枢纽，是语音、语义、语汇、语法的会聚焦点，各个层面的研究都得以此为基础。<sup>11)</sup>所以，二者中哪一个更合理还是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词典收录的词条名称与学术论文中高频率使用名称的不一致，给我们提示了问题的所在。不过，本论文将采用“外来语”这个词，一来它是此概念在词典里的主词条，二来它与韩语中的叫法也相呼应，便于对比。

### 2.3.2 意译词与借形词、字母词、方言

汉语中对外来语的范畴之争主要集中在“借词”和“译词”上，王力(1980)提到“当我们把别的语言中的词连音带义都接受过来的时候，就把这种词叫做借词；当我们利用汉语原来的构词方式把别的语言中的词所代表的概念介绍到汉语中来的时候，就把这种词叫做译词”。<sup>12)</sup>他主张借词是外来语，译词不是外来语。

9) 史有为，《汉语外来词》，商务印书馆，2000，p.16.

10) 史有为，《汉语外来词》，商务印书馆，2000，p.9.

11) 徐通锵，《语言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p.366.



这里的译词指的是意译词，还有一类借形词日源汉字词，和意译词一起成为重点争议的对象。汉语学术界主要有五种意见，如下表所示：

分类	1	2	3	4	5
意译词	-	+	-	-	±
借形词	-	+	+	±	+

表中“+”表示肯定该类词为外来语，“-”为否定，“±”表示应该区别对待。第四种意见中对借形词的看法是应该区别对待，一部分日源汉字词可看成外来语，但有些借形词和文字相同的古汉语词语意思相同或相近，就不必列为外来语。<sup>12)</sup> 第五种意见则主张意译词要区别对待，像“篮球”(basket-ball)、“马力”(horse-power)这样的仿译词应当作为外来语。

认为意译词不是外来语的主要的代表学者及观点如下：

学者	观点	论著
吕叔湘	译意的词，因为利用本国固有的词去凑合，应归入合义副词，而且不能算是严格的外来语。译音的词，浑然一体，不可分离，属于衍声的一类。 <sup>14)</sup>	《中国文法要略》 (1942)
高名凯 刘正琰	把外语中的具有非本语言所有的意义的词连音带义搬到本语言里来，这种词才是外来词，因为它是把“音义结合物”整个地搬了过来。如果只将外语的词所表明的意译搬了过来，这就只是外来的概念所表现的意义，不是外来的词，因为我们并没有把外语的词搬到本语言里来，只是它的概念所表现的意义搬过来罢了。 <sup>15)</sup>	《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 (1958)
王力	当我们利用汉语原来的构词方式把别的语言中的词所代表的概念介绍到汉语中来的时候，就把这种词叫做译词，也就是一般所谓意。……只有借词才是外来语，而译词不应该算作外来语。 <sup>16)</sup>	《汉语史稿》 (1980)

12)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0(2012重印)，p.587.

13) 张永言，《词汇学简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p.95，参考。

14) 吕叔湘，《吕叔湘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0，p.13.

日源汉字词是否属于外来语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而且这类词的文字形式就是汉语，以至于一般人习以为常地把它们当成汉语本来就有的。比如哲学、生产力、被动、腺等，很少有人会想到它们是从日本借来的。这些词有的是日本利用汉字翻译西方传入的外来语，有的是日本自己独创的。胡晓清在《外来语》一书中对日源汉字词进行了以下的分类：利用汉字音译欧美语词、利用汉字意译欧美语词、自创汉字音译欧美语词、自创汉字意译欧美语词、借用汉字表达日本自创的概念、借古代汉语中的现成词来意译欧美词或表达日本自创的概念。<sup>17)</sup>

有一些学者认为汉字本是中国创造的，从日本回流的汉字不算外来语，即使有些汉字是日本人创造的，但其使用的是汉语的词素并且是按照汉语的构词方法创造的，反对将日源汉字词划分为外来语。王力在他的《汉语史稿》中就指出，“我们不应该认为是汉语向日本语‘借’词。……我们只是利用日本现成的翻译，省的另起炉灶罢了。”<sup>18)</sup>

另外字母词也是一个争论的对象，有些学者认为字母词完全是外语词，不能当成汉语外来语。如王铁昆就曾指出，像“CT”、“UFO”、“QC”等系货真价实的外语词，不属于外来语。<sup>19)</sup>此外还有胡明扬（2002）也曾在《关于外文字母词和原装外文缩略语问题》指出字母词既不是音译，也不是意译，更不是音译加意译，不能算作汉语的外来语，只能说是外语词。但是更多的学者承认字母词属于汉语中的外来语，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汉语词汇的一部分。“当一个字母词语的读音是汉语语音系统中的音，其意义又能为我们理解时，我们没有理由不承认它是汉语词语。”<sup>20)</sup>

笔者比较认可表中的第四种和第五种说法，不过将两者综合一下会更好，即对意译词和借形词都应该区别看待。就像对于第五种意见还需要补充的是，如果是日本自创的汉字及概念，又或是用汉字音译外来语并且改变了汉字的原意，那

15) 高名凯·刘正琰，《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pp.8-9.

16)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0(2012重印)，p.507.

17) 胡晓清，《外来语》，新华出版社，1998，pp.15-16.

18)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0(2012重印)，p.602.

19) 王铁昆，〈汉语新外来语的文化心理透视〉，《汉语学习》，1993(1)，p.35.

20) 曹学林，〈字母词也是汉语词语〉，《语文建设》，2000(7)，p.25.

么我们可以把它们归到外来语的范畴中。还有字母词从某种意义上看,可以说它是借形词,特殊的借形词,而且如果被广泛使用的话,也可以将它们归到外来语的旗下。

汉语外来语还有一部分是从本国其它方言或其它民族语言中借用的,比如“菲林”是粤语对英语“film”的借用,“巴士”是粤语对英语“bus”的借用,“水门汀”是东北官话,源于英语的“cement”,“沙发”、“巧克力”是从上海一带吸收的,分别源于英语的“sofa”、“chocolate”,如此种种。再来看看从其他民族借用的词,有源于蒙古语的“站”、“胡同”,源于满语的“福晋”、“萨其马”等等。按照“外来语”的词典释义(从别的语言吸收来的词语),从本国其它方言或其它民族语言中借用的一些词语可以算作外来语的一部分,但它们需要区别对待。如果是外国语经由本国的其他方言或其他民族语言进入汉语词汇当中的,毫无疑问是外来语,如若不是源于外国语的词,我们只能将它们当作方言词来看待,这就需要对语源的进一步考证了。

### 3. 韩汉外来语类型对比

通过第二章对韩汉外来语界定的整理和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汉字语和广泛使用的字母词都可以算作韩语中的外来语,意译词(这里主要指仿译词)、日源汉字词和字母词也都可以算作汉语中的外来语,但因为这些词还存在一定的争议性,而且情况比较复杂,所以在本章我们对韩语中的纯汉字语、纯字母词,以及汉语中的纯意译词、日源汉字词和纯字母词暂且都不作讨论。我们主要对比的是韩汉外来语的纯音译词、音译意译结合(音译加注、半音译半意译、音译兼意译)等类型。

## 3.1 韩汉外来语的纯音译词对比

首先我们来看一组韩语和汉语都是由音译而成的外来语。如下表<sup>21)</sup>

源语	韩语外来语	汉语外来语
[希]amen	아멘	阿门
[英]opium	아편	鸦片
[法]ballet	발레	芭蕾
[英]bikini	비키니	比基尼
[英]taxi	택시	的士
[意]vatican	바티칸	梵蒂冈
[俄]vodka	보드카	伏特加
[英]curry	카레	咖喱
[英]hollywood	할리우드	好莱坞
[梵]kasāka	가사	袈裟
[英]coffee	커피	咖啡
[日]からオケ	가라오케	卡拉ok
[阿]Moslem	모슬렘	穆斯林
[英]gas	가스	瓦斯
[英]lemon	레몬	柠檬
[英]hippie	히피	嬉皮
[英]marathon	마라톤	马拉松
[英]film	필름	菲林
[英]violin	바이올린	梵哑铃
[英]combine	콤바인	康拜因
[英]crown	크라운	克朗
[英]tank	탱크	坦克
[英]romantic	로맨틱	浪漫
[英]Aluminum	알루미늄	铝
[英]fan	팬	粉(丝)<fans> <sup>22)</sup>
[英]hamburger	햄버거	汉堡包

21) 《新编韩国语外来语词典》(2011年, 商务印书馆)和《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2012年, 商务印书馆), 参考.

22)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2012年, 商务印书馆)中只收录了“粉丝”一词, 粉在实际构词时使用.

从以上音译的外来语我们可以得出几个大致的情况。

首先，韩汉外来语的音译词有三个主要的共同点，分别是对源语的语音同化、音节的变化和忽略源语的语法功能。分析如下：

### 3.1.1 语音的同化

#### 3.1.1.1 音素的改造

韩语和汉语的音译词都体现了对外语进行语音改造使之符合本国语言特点的倾向，其中音素改造是很明显的一个方面。

第一，外语中有些音是韩语中没有的，就会用其他的音来代替。

韩语中没有辅音[f]，所以音译时用‘ㄹ’来表示：

coffee → 커피                  office → 오피스

英语的辅音[v]用韩语中的‘ㅍ’代替：

violin → 바이올린      olive → 올리브

英语的中原音[ʌ]用‘ㅓ’代替：

color → 컬러                  touch → 터치

第二，汉语也有类似的情况，汉语中没有小舌音[r]，所以常常用与之类似的边音[l]去代替，如：

radar → 雷达 léi da<sup>23)</sup>      marathon → 马拉松 mǎ lā sōng

还有，因为汉语中只有这两个可以作为收尾的辅音“n”和“ng”，所以经常用它们来代替外语中收尾的鼻韵母[m]，如：

hamburger → 汉堡包 hàn bǎo bāo

combine → 康拜因 kāng bài yīn

#### 3.1.1.2 音节的变化

23) “雷达”具有一定的表意效果，不属于纯音译词。此处仅用作小舌音变化的例证。

音节的变化在韩中外来语中都有体现，包括音节增加、音节减少、还有音节截取等变化方式。

变化方式	韩语外来语	汉语外来语
音节增加	radar → 레이더	film → 菲林
	drama → 드라마	crown → 克朗
	北京 → 베이징	tank → 坦克
音节截取/ 音节减少	air conditioner → 에어컨	romantic → 浪漫
	apartment → 아파트	Bodhisattva → 菩薩
	microphone → 마이크	Aluminum → 铝

韩汉外来语都存在音节变化的现象，但两者有些细小的差异。从汉语外来语来看，双音节的趋势在音节变化方面体现得比较明显，而且更倾向于音节减少。如表中所举的“音节截取/音节减少”的例子，很容易找到音节减少的汉语外来语，而韩语外来语中虽然也有音节减少的例子，但更多的是表面上貌似音节减少，实际上是音节截取的外来语，如“아파트”只取了“apart”的发音，看似减少了音节，其实不然，源语是三个音节，“아파트”同样是三个音节。“마이크”只取了源语的一部分“mic”，和截取的这一部分相比，音节反而是增加了。因此，在外来语音节变化方面，韩语倾向于音节截取，汉语倾向于音节减少。

### 3.1.1.3 忽略源语的语法功能

韩语和汉语在吸收外来语的时候还有一个共同点是忽略源语的语法功能，按自身语言的语法进行同化。比如韩语利用词尾来变换出所需的语法功能，“쿨(cool)하다”、“심플(simple)하다”等就是这样的情况。汉语也是如此，比如“fans”中的“s”表复数的功能在译成“粉丝”之后完全消失殆尽，“粉丝”一词既能作为单数也能作为复数使用。

### 3.1.1.4 利用音译的语素重新构词

韩汉外来语中音译而成的各音节在该外来语中原本并不独立成词，要从整体

认识才能得出与外语相对应的意思，但是某些音节却被提炼出来，成为本国语言中的新语素，重新构造出新词语来。

英语“hamburger”的原意是指一种被做成圆形扁平的煮熟的碎肉，通常卷在面包里一起吃。<sup>24)</sup> 此看来这个词真正所指是圆形扁的煮熟的肉，而非指裹在外面的面包。它音译成韩语是“햄버거”，所指的东西与英语所指无异，说的都是这种将肉饼夹在面包里吃的食物。但是由此演变出来的词却变了意思，如最近在韩国如雨后春笋般兴起“밥버거”餐饮连锁店，卖的是一种包装和形状都类似汉堡包的食品，中间夹的也是各种肉类或蔬菜，只是将面包换成了米饭，所以叫“饭堡包”。这样一来无形中偷换了概念，将原本指代肉饼的hamburger理解成指代面包了。当然这只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虽然还没有被收录到词典里，但这里想要说明的是韩语中利用音译的音节重新构词的现象在生活各个方面都有体现。又如英语的“meeting”音译到韩语中是“미팅”，“ting”这个音节并无特别的意义，但与之相对应的韩语音译“팅”却能成为新的语素，构成像“소개팅”(指男女双方通过他人介绍，一对一的见面)这样的新词。

汉语中也有很多这样的新词。比如说“hacker”译为汉语“黑客”，“客”成了一个具有新意思的语素，构成“拼客”，“骇客”，“晒客”，“换客”等新词。其中“拼客”已经被收录到现代汉语词典中，释义为“指与他人和在一起做某事或参与某项活动以分摊成本、共享优惠的人”。还有“酒吧”是英语“bar”的音译，指西餐馆或西式旅馆中卖酒供人饮用的地方，也有专门开设的。<sup>25)</sup> 现在“吧”作为一个语素，意为有一个特定的主题供人休闲消费的空间，由此构成的新词语有“书吧”、“网吧”、“水吧”、“陶吧”等等。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韩语和汉语中的这些新词不能算作外来语，但是它们却是深受外来语影响的词，我们暂且将它们称为“外来影响词”。许多这样的词都是由音译的外来语中某个语素与本国语言中的其他语素重新构成的。它们为原有的语素增加了新的义项。

24) “A hamburger is a flat, round piece of cooked minced meat, usually served in a bread roll” — 《柯林斯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商务印书馆，2008，p.725.

25)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p.996，p.694.

以上谈到的是韩汉音译外来语的共同点，与之相比较，两者的不同点要更多些。如有无声调的差异、能否完全摆脱文字的影响、音译词比重的差异、音译规范化的难易度，具体分析如下：

### 3.1.1.5 有无声调

有无声调的变化，这点是最显而易见的，汉语本身就是有声调变化的，在音译外来语的时候必然会打上声调的印记。而韩语本身没有声调，自然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声调的同化与否正好也体现了韩语和汉语音韵的基本差别。

### 3.1.1.6 能否完全摆脱文字的影响

韩语是表音文字，它的文字只负责记录语音，所以在音译外来语的时候，对于字的选择上没有太多的讲究，只需要而且也只能利用现有的24个字母来组合排列，<sup>26)</sup> 使其尽可能接近源语的读音。

汉语的情况则不同，汉字是音意文字，它既记录语音，又表示语义。每个汉字都有意思，而且一个音节对应多个汉字，所以音译时可供选择的汉字的范围很大。这样一来，即使是音译，也会对字义有所甄别之后再选择，甚至为了达到表意的效果，还可能为之造出新字来。比如“葡萄”是从西域传来的，由产地的名字音译过来，据说曾经先有别的例如“朴桃”、“蒲陶”之类的译名，<sup>27)</sup> 但最终确定为在“葡萄”二字上方各加一个草字头来表述，并使用到现在以至于人们都意识不到它是外来语，主要就是因为它有很直观的表意效果。还有“咖啡”(coffee)也是这样，口字旁一般代表与口有关的，用咖啡种子的粉末制成的饮料当然跟“口”脱不了干系，也达到了很好的表意效果。再有化学元素也是，一般都是用一个声旁表音，另一半如果是金属就加“钅”旁，如果是气体就加“气”旁。

26) “외국어는 외국에서 차용하여 우리말의 하나가 될 것이다. 우리말로 되는 과정에서 우리말의 음운 구조에 맞게 소리도 바뀐다. 따라서 외래어는 우리말의 하나이기 때문에 다른 우리말과 똑같이 현재 우리가 사용하고 있는 한글 24자모만으로 적고 소리 내면 된다. 외래어 표기를 위하여 새로운 한글 자모를 만들거나 옛 한글 자모를 되살려 쓸 이유가 없다.”- 박용찬, 《외래어 표기법》, 랜던하우스코리아(주), 2007, p.25.

27) 罗常培, 《语言与文化》, 语文出版社, 1989, p.23-24.



汉语音译外来语时选字上的讲究还在另一方面有所体现, 比如在俄语人名的音译中, 同一个音用在男名中译为“瓦”, 而用于女名中则译为“娃”, 女性用字尽可能使用带有“女”、“艹”、“王”、“彡”偏旁的字。这些都可以看出, 汉语外来语即使是通过音译方式得来的, 也无法完全摆脱文字的表意性的影响。

### 3.1.1.7 音译词比重的差异

韩语中音译的外来语数量在整个外来语词汇中占据绝对优势,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前文中已经提到的, 韩语本身表音的特征奠定了它借用外国语时能优先使用音译的基础, 毕竟音译是最快捷的方式。其次是受英语国家的影响巨大。自从1882年韩国与西欧国家缔结外交条约起, 各种交易及人员往来使英语直接传入韩国, 光复以后, 美国对韩国的影响加强, 那个时期传入的外来语以英语为主, 而今英语已经成为韩国人必学的第一外语, 对其重视程度也非比寻常, 几乎是各种入学入社的基本条件。在加上韩国于1931年成立“외래어 표기법”(外来语表记法)协会, 经过近十年的研究和讨论, 终于在1940年6月颁布了<외래어 표기법 통일안>(外来语表记法统一案), 明确规定外来语的表记法应严格遵循“表音主义”的原则, 制定以24个韩语字母来表记外来语的规范。如此一来, 更为音译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 无怪乎韩语的外来语音译词越来越多, 在外来语中占绝对比例。

不过, 音译的外来语越来越多, 看似便捷且洋气, 受众接受度高, 又符合外来语表记法的规范, 但却也引发了不少韩国学者们的质疑和忧虑。因为有很多本可以用韩语来表达的意思, 却常常被那些音译词所取代。比如“表情图标”本可以用韩语“그림말”表示, 但大众常用的却是音译词“이모티콘”(emoticon), 另外还有“도운말-팁(tip)”, “열린치수-프리 사이즈(free size)”, “누리꾼-네티즌(netizen)”等等, 明明可以用简明的韩语表达, 却都被换成了音译外来语。对于这样的现象, 韩国国立国语院曾出版了一些建议减少使用音译外来语进而纯化韩语的书籍, 但是音译外来语在舆论媒体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所呈现的依然是有增无减的趋势。

汉语外来语音译词的情况则与韩语有所不同。曾有一个时期，汉语的外来语纯音译词呈猛增趋势，那是在清末民初，中国正处于一个重振国运的阶段，很多政治、社教方面的词语成为重点引进对象。据统计，那个时期引进的外来语词库中有1406个词语含音译成分，较之新时期外来语词库的464个含音译成分的词语，多出了将近两倍。<sup>28)</sup>不过这些词在后来大部分都被意译词所取代，淡出人们的视线了。比如“纽美诺(noumenon)-本体”，“题非尼荀(definition)-定义”，“梵哑铃(Violin)-小提琴”，“盘尼西林(penicillin)-青霉素”，等等，如今中国人已经不用这些音译词了，一般人甚至连它们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这样的变化主要还是因为汉语的组合机制中的“意合性”特征，<sup>29)</sup>汉语社群对词的认知心理是要求通过字去认词，而音译词只是整体吸纳，如果人们无法从字面上得出与整体词义相关的信息，便很难达到心理上的认同，更别说记住和使用它。这正是大部分汉语外来语音译词被取代并渐渐消失的根本原因，也是纯音译词数量占据不了汉语外来语中优势地位的原因。

### 3.1.1.8 音译规范化的难易度

韩语方面一直致力于对外来语音译词制定统一规范的工作，如前文中提到的 <외래어 표기법 통일안>(1940)，<들온말 적는 법>(1948)，<로마자의 한글화 표기법>(1958)，<외래어 표기법안>(1979)，虽然各个方案之间多少存在一些分歧，但这些分歧无非是关于是否完全按外国语的音来译，是否用新的音符组合之类的，但大体上都是围绕在使读音更符合原音而又符合国语的语音习惯的问题上，最终制定了比较广泛认可的 <외래어 표기법>(1986)。可以说韩语的音译完全可以参照这个表记法来进行，不会出现太大的异议纷争。

中国方面对音译词的规范也做了不少努力，比如有1998年中国地名委员会编《外国地名译名手册》可供参照，还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世界地名录》(1984)、知识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世界地名译名手册》(1988)，无现成译名可循

28) 李彦洁，〈现代汉语外来词发展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p.66。

29) 苏新春，〈汉字语言功能论〉，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p.44。

的地名，可以参照地名委员会的《外国地名汉字译写通则》进行音译。还有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1993)，以及新华社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针对各个语种的姓名译名手册，如《英语姓名译名手册》、《法语姓名译名手册》、《德语姓名译名手册》等等。以上均未收录的人名，还可根据新华社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音表》中相应语言的译音表进行音译。

但是，汉语的这些关于音译的规范并不能像韩语的规范那样“一劳永逸”。虽然对人名和地名的音译可以按规范来用词，但在翻译概念或其它，尤其是翻译商品名的时候，因为要考虑到它们的表意作用，就会产生五花八门的译法。比如同一个英文“Dove”，用于香皂品牌名时翻译成“多芬”，让人见字能联想到香皂的芳香，而用于巧克力品牌时翻译成“德芙”，让人产生口感丝滑又或是爱情美好的联想。如此不同的翻译都有它们各自的道理和效果，对于这样的音译，我们无法作出硬性的标准规范。

## 3.2 韩汉外来语的音译意译结合词对比

音译与意译结合的外来语占汉语外来语的大多数，韩语中也有一些。我们将尽量找两者都采用的例子来对比说明。

### 3.2.1 音译加注

这类词是指音译源语，并在后面加上源语中没有的语素进行补充说明。

源语	韩语外来语	汉语外来语
[法]béret	베레모 béret + 모(帽)	贝雷帽 (béret + 帽)
[英]Oscar	오스카상 Oscar + 상(賞)	奥斯卡金像奖 (Oscar + 金像奖)
[英]jeep	지프차 jeep + 차(車)	吉普车 (jeep + 车)

### 3.2.2 半音译半意译

这类词是对源语进行一半音译一半意译。

源语	韩语外来语	汉语外来语
[英]airport bus	공항버스 공항(空港) + bus	机场巴士 airport + bus
[英]credit card	신용카드 신용(信用) + card	信用卡 信用 + card
[英]highway bus	고속버스 고속(高速) + bus	高速巴士 高速 + bus
[英]low calory	저칼로리 저(低) + calory	低卡路里 低 + calory

### 3.2.3 音译兼意译

这类词在汉语中有很多,“可口可乐(Coca-Cola)”、“芒果(mango)”、“黑客(hacker)”、“基因(gene)”、“家乐福(Carefour)”、“休克(shock)”、“维他命(vitamin)”等等。它们既在读音上接近源语的读音,又传达出该词所含的意义。有一点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这些外来语的意译,有的是源语本身具有的意义,有的是与源语所代表的事物相关的附加意义,这种附加意义更多取决于汉语语言社群的心理文化因素。如“可口可乐”和“家乐福”的源语可能只是一个商标名称,并没有汉语中赞美或寄托美好希望的寓意,这样的寓意就是翻译之后的附加意义。对

于汉语语言社群来说，具有附加意义的组合比起一堆毫无意义的字符组合更能传神，也更容易理解并记住。

比起汉语来，韩语中音译兼意译的外来语简直是凤毛麟角。目前我们发现“두드림”这样一个词，这是东国大学的座右铭，英语“Do dream”的音译，本意为做梦，韩语“두드림”是“敲打”的意思，这个音译可以传达出对学生们的希望，鼓励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敲开梦想之门，如此一来既表音又达意，属于很难得的巧译。但是按照外来语的定义，这个词还算不上外来语。不过这样的词至少给了我们一个可能，韩语的外来语使用音译兼意译的可能性有多大呢？这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其实在汉语的外来语中还有很多半音译半意译的词，比如“霓虹灯”(neon lamp)， “华尔街”(wall street)， “英特网”(internet)等等，这些词在韩语中都是采用纯音译的方法。韩语的外来语中也还有一些音译加注的词，比如，“체인점”(chain+점<店>)， “싱크대”(sink+대<臺>)， “메모지”(memo+지<紙>)， “바자회”(bazaar+회<會>)等等。但考虑到这些词在汉语中并没有采取音译加注的方式，而是直接意译(连锁店、水槽、便条儿、义卖会……)，所以我们也沒将它们罗列出来进行对比。

通过以上的对比，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韩语绝大多数音译与意译结合的外来语当中，意译的那一部分通常采用的是汉字词，“베레모”如此，“공항버스”如此，“저칼로리”还是如此，表中所举的例子都是这种情况。当然并不能断言音译与意译结合的韩语外来语全部都是这样，但这样的情况占绝大多数是毫无疑问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韩语在尽可能地纯化自身语言的同时，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外来语的影响，尤其是汉字语的影响。这大概还是要归结于汉字的单音节特征和强大的构词功能。这并不是对某一方的歌功颂德，汉字起源于古代的中国，但它的发展涵盖了包括韩国在内整个汉字文化圈的各个国家，是我们共同的财富，值得我们更广泛的层次去探讨和研究。

## 4. 结语

韩语和汉语都受到很多外来因素的影响，存在着不少的外来语。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语言的互相交融和影响越来越多。由于绝大多数的外来语在进入一国的语言中时都会从语音或语法等方面受到该国语言的同化或改造，从而被该国的语言使用者的广泛接受。将韩汉外来语进行对比研究，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两者的差异，同时对各自的构词方法和语言文化异同也将是个很好的梳理。这能给汉韩语言教学和学习，以及韩汉翻译等领域带来一些实际的利用价值。

本文通过整理和分析韩中两国学术界对外来语的定义及范畴界定的各方不同意见，从中找出较为合理的划分，从而确定韩汉外来语可比性较强的两个类型，对纯音译外来语和音译意译相结合的外来语进行了重点对比研究，从语言现象到两国语言的本质分析它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其实还有一类比较明确可以拿来比较的外来语，即含字母的外来语，这将是我們以后的研究课题。另外，本文还提到了两国对外来语进行规范化的工作，以及在此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这些也都是我们日后需要继续探讨和解决的课题。

### < 參考文獻 >

韓國:

- 김민수, 《국어정책론》, 서울: 고대 출판부, 1973.  
 박용찬, 《외래어 표기법》, 랜던하우스코리아(주), 2007.  
 은무엄, <외래어 처리 문제>, 《한글》, Vol.4 No.8, 한글학회, 1936.  
 이극노, <외래어 표기에 대하여>, 《한글》, Vol.3 No.6, 한글학회, 1935.  
 이덕호, <언어 차용에 관한 연구 -우리나라 외래어 연구의 역사와 외래 어휘의 분류와 정의 문제->, 《한글》, No.169, 한글학회, 1980.

이용주, <한국외래어의 특징과 고유어와의 상호작용(상(上))>, 《한국어교육학회지》  
9권, 1964.

中國:

- 曹学林, <字母词也是汉语词语>, 《语文建设》, 第7期, 2000.  
高名凯·刘正琰, 《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8.  
李彦洁, <现代汉语外来词发展研究>, 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6.  
罗常培, 《语言与文化》, 语文出版社, 1989.  
吕叔湘, 《吕叔湘文集》(第一卷), 商务印书馆, 1990.  
胡晓晴, 《外来语》, 新华出版社, 1998.  
苏新春, 《汉字语言功能论》.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4.  
史有为, 《汉语外来词》, 商务印书馆, 2000.  
王力, 《汉语史稿》, 北京:中华书局, 1980(2012重印).  
王铁昆, <汉语新外来语的文化心理透视>, 《汉语学习》, 1993(1).  
徐通锵, 《语言学是什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徐文堪, 《外来语古今谈》, 语文出版社, 2005.  
张永言, 《词汇学简论》,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1982.

詞典:

- 이희승, 《국어대사전》, 민중서림, 1998.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 商务印书馆, 2012.  
《新编韩国语外来语词典》, 商务印书馆, 2011.  
《柯林斯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商务印书馆, 2008.

## < ABSTRACT >

There is not a kind of language was developed just only by itself. Languages are usually affected more or less by some other languages and there are loan words in them. We can not only get the idea of the influence from foreign languages, but also can observe the reaction of themselves by studying their

loan words. Because when a language borrows words from another foreign language, they usually assimilate them with their own phonologic rules, written system and grammatical patterns. Both Korean and Chinese have a lot of loan words. We try to contrast the methods of assimilating foreign languages. That would be a special way to contrast the lingu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Korean and Chinese. We hope it would be helpful to the language education as a second language of each other, and also be useful to th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of Korean and Chinese.

The definitions, categories and types of loan words in Korean and Chinese are the subjects of this paper. There are some arguments about the categories of loan words both in Korean and Chinese. The category argument of Korean is focus on loan words, foreign languages, domesticating loan words and borrowing words. And category argument of Chinese is free-translation words, hanji from Japan and letter words. We analyse them and try to find out the reasonable classification. Then we choose the most definite types — phonetic translation words and phonetic&semantic translation words to contrast the loan words of Korean and Chinese.

Key words : Foreign Languages, Loan Words, Sino-Korea Words, Phonetic Translation Words, Phonetic & Semantic Translation Words

關鍵詞：外國語，外來語，漢字語，音譯詞，音譯意譯結合詞

원고접수일	심사일정	1차수정	게재확정	출간
2014. 6. 19.	2014. 7. 14.	2014. 7. 29.	2014. 8. 18.	2014. 8. 31.